

朱熹著

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

陳立夫著

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

正中書局印行

自序

民國六十二年秋，中華書局爲余出版「孟子之政治思想」一書，其材料取自孟子七篇全文，無一字之漏列，僅爲之整編，俾成系統，此書承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自動予以獎勵，余深感榮幸。

蓋凡一書，其能傳至兩千數百年之久，爲士人一致所稱頌，而無一人（包括歷代帝王在內）敢增刪之者，必有其至理存焉，其中，或有少數字句不合時宜，又安知數百年後，復成爲時尚耶？余故不敢憑己意取舍也。

今人以所知範圍較廣，無法注全力於經籍之研讀，苟吾人能將其流水賬式之言論記錄，予以整編，使之分章分目而系統化，不亦爲後之學者節省時間乎！余因之又以同樣方式撰成「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一書，以明孟子道德倫理思想之一貫體系。

當今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作，與孟子戰國時代之情況，極爲相似，則吾人更應效法

孟子之道德浩氣，以拒邪說而正人心，此書之作，其意在此。故號卧臥，限吾人更熟於去
矣。此書之編輯工作，得沈篤夫學兄之助力最多，謹此誌謝。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春陳立夫於天母弘毅齋時年八十有六。著文
令人以謂誠圖韓賈，無若王金武之羅織。昔吾人雖識其而未熟於言論
更知其尚耶？余姑不類懶口意與舍出。

（內）頃翻閱之書，凡皆其至粗者，其中，尤有少數字句不合事宜，又妄改幾百字句，
蓋凡一書，其編輯至兩千幾百字為宜，士人一錢視其敗，而城下人（時甚鄙之）言歸語
譯，余第勿榮幸。

全文，無一字之謬誤，舉頭之空缺，拙書承中山學術文基金會自讐于以雙
翼園六十二年秋，中華書局錄余出版「孟子之道德思想」一書，其林譯本自五十字起

文道矣。而以開闢。更本源者。長矣。特錄。

前 言

國父之進化論，謂「世界進化之時期有三，其一爲物質進化之時期，其二爲物種進化之時期，其三則爲人類進化之時期，此時期之進化原則，則與物種進化之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社會國家者，互助之體也，道德仁義者，互助之用也。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

孟子主張性善論者，其喻人性之善，猶水之就下，其說與國父所謂人類進化之第三時期以互助爲原則相同。互助卽倫理關係之建立，亦卽道德之見諸實行也。故孟子曾言：「仁義禮智根于心」，又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言「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此卽家庭與社會互助之例證。至國與國之互助，則言「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而國與國互助之功用，於是乎見矣。凡此互助之精神，皆以道德仁義爲之

用，而後社會國家，自有一片祥和氣氛也。倫理關係能建立，則君（長官）臣（部屬）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蓋互助之道德即是倫理，二者固相輔相成也。

惟若追溯至物種進化時期，則人類野蠻殘殺之性，與禽獸相差無幾。荀子主張性惡或許站在物種進化時期之觀點，孟子生於戰國，其時早已進入第三進化時期矣，自應以互助為原則，然而人為物欲所誘，昧於天賦之善性，於是主政者惟利是圖，不知道德倫理為何物，遂致強取豪奪，敗倫喪紀，使社會國家，陷於紛爭擾攘之局面，而猶沾沾自喜，以為得計，毫無羞恥愧疚之心，孟子怒焉傷之，故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於七篇之中，反復以仁義陳說于時君，不厭其詳，無非欲正人心，去私欲，重仁義，行道德，堅守固執而勿失，期能消弭戰爭，為人民造福，並使吾國數千年崇尚之道德倫理，永垂後世，不致湮滅。宜乎韓昌黎稱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茲以七篇所載，為羣弟子得自訓誨，見乎舉止，以及弟子間問答之詞，隨時記錄，不成系統，而其要不出於道德與倫理之範疇，爰將性質相同者，分為道德，倫理與道統三類，掇拾合輯，並於孟子原文前後，加以闡釋，或亦使讀者易於瞭解焉。

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 目次

自序	一
前言	二
第一章 孟子之道德觀	三
第一節 何謂道德	一
第二節 四端之創見	二
第三節 四端爲人類本能之一部份	三
第一目 憫隱之心	四
第二目 羞惡之心	五
第三目 辭讓之心	六
第四目 是非之心	七
三四	八

第四節 四端之培育與修養.....	三六
第一目 自省.....	四三
第二目 自反.....	四六
第三目 求諸己.....	四九
第五節 實踐道德之內力—浩氣.....	五一
第六節 浩氣之形成與培鍊.....	六九
第七節 道德與政治.....	七九
第八節 尚德者王尚力者霸.....	一〇四
第九節 修道與明德爲教育之基礎.....	一二二
第十節 君子之言行不離乎道德.....	一三三
第一目 聖賢典範.....	一三三
第二目 慎言謹行.....	一五二
第三目 安命樂道.....	一五九
第四目 通權達變.....	一六四

第五目 闢斥邪說 一七〇

第二章 孟子之倫理觀 一八七

第一節 總論 一八七

第二節 君與臣之倫理 一九〇

第一目 尊賢使能 一九〇

第二目 勸行仁政 一〇〇

第三目 與民同樂 三六

第四目 進退之道 一四四

第三節 父（母）子（女）之倫理 一六一

第四節 兄（姊）弟（妹）之倫理 一八一

第五節 夫與婦之倫理 一八六

第六節 朋友之倫理 一八八

第三章 孟子之道統觀 一九三

第一節 何謂道統 一九三

孟子之道德倫理思想

(四)

第一目 誠	一九九
第二目 仁	三〇三
第三目 中	三一〇
第四目 行	三一五
第二節 道統以公爲依歸	三一九
第四章 結論	三二一

第一章 孟子之道德觀

第一節 何謂道德

易經有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是體，義是用，故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合而言之者，卽指一人能共生共存共進化之路，故仁從二從人，言二人互助則有道，不然則無道矣，總括言之，道爲體，德爲用，仁又爲德之體，而義爲仁之用，至爲明顯，故孟子之道德觀，原爲「仁義」，後來增加「禮智」二字，稱之謂「四端」；四端喻之爲四體，謂其與生俱來，其性善之理論基礎，亦卽在此，孟子又喻仁爲安宅，義爲正路，蓋以人之生存，居不可不有宅，行不可不有路，而居宅尤須求其安適，行路亦必取其正直，此乃人之常情。今何以有安宅，曠而弗居，有正路，舍而不由，所以孟子深爲哀痛也。且勉人毋爲非仁非義之事，而使所居所由者，莫不在仁義之中，則道德自全矣。

孟子曰：孟子說：自暴者，自己底人，不可與有言也。不和他談什麼。

自棄者，自己底人，不可與有言也。不和他談什麼。

不可與有爲也。不能和他有什麼作爲。言非禮義，凡是說話非議禮和義的，謂之自暴也。就叫做自己。吾

不可與有爲也。不能和他有什麼作爲。言非禮義，凡是說話非議禮和義的，謂之自暴也。就叫做自己。吾

身不能居仁由義，自己說我不能居仁由義的，謂之自棄也。就叫做自己。仁，人之安宅也，

身不能居仁由義，自己說我不能居仁由義的，謂之自弃也。就叫做自己。仁，人之安宅也，

仁，是人住的最安穩宅子。仁，是人住的最安穩宅子。義，人之正路也。正路是人走的最廣安宅而弗居，現在的人卻空廢了安穩宅子不去住。舍聲上正

路而不由，拋棄了正大的道路不去走，哀哉！真是可哀哩。——孟子離妻上

王子摯丁念反問曰：「土何事？」士該做點事。孟子曰：「尚志。」

先要高尚自己的志氣。曰：「王子摯說。」齊王的兒子名叫摯的問孟子說。

先要高尚自己的志氣。曰：「王子摯說。」齊王的兒子名叫摯的問孟子說。

殺一無罪，妄殺一個沒有的人，非仁也。仁不是非其有而取之，不是自己應該有的竟去取了來，非義也。

殺一無罪，妄殺一個沒有的人，非仁也。仁不是非其有而取之，不是自己應該有的竟去取了來，非義也。

義。居惡平在？住在那裏？仁是也。在仁路惡在？走底路在那裏？義是也。在義

，能够居仁和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盡心上

仁爲人之本心，義爲人之正路，惜世人舍正路而弗由，放本心而不知求。然於鷄犬之放，則知求其歸來，而獨於本心（仁）之放，則不知求，本末倒置，何其甚也。惟君子能

由是路，出入是門，而爲人民之楷模。

孟子曰：「孟子說：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是人的本心。義是人的大路。

舍聲上

其路而弗

逃出，拋卻了大路。不去走，放失了本心不並沒有別的目的。

放其心而不知求，

放失了本心不知道找回來。

哀哉！

真可憐了。竟有放失了本心，卻

人有鷄犬放，

人有鷄犬

去，則知求之；就回來。有放心而不知求。不知道找回來。學問之道無他，

要曉得講究學問的道理並沒有別的目的。

求其放心而已矣。」

就只是要追求那已被放失了的本心仍舊回來罷了。

——孟子告子上

「夫音義，路也。」

義就像一條大路。

禮，門也。

禮就像一所正門。只有君子能够照這條大路走。

出入是門也。

門進出，詩云：

詩小雅大

『周道如底，底，詩作砥，之履反。大路平坦如同一塊磨刀石，其直如

矢。』

它的直如一枝箭。是在上的人所行走的。

君子所履，小人所視。』

在下的人所視

爲榜樣的。

——孟子萬章下

人能於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此之謂仁，人能於所不爲而達之於其所爲，此之謂義。故充其欲無害人之心，其仁不可勝用也；充其無欲爲竊盜之心，其義亦不可勝用也。人若再能有自尊之心，不屑受人呼喚，則其人無所往而不爲非義之事矣，此存心之重要也。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

人都有對於某事不忍做底心，推這不忍的心到那

達之於其所忍，

忍心做底事上去，

仁也。仁就是人皆有所不爲，人都有對於某事，達之於其所爲，都不肯做底心，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義就是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人能擴充不爲害人的心，而仁不可勝平聲用也。那仁就不會有用。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盜行爲的心，人能擴充不做竊而義不可勝用也。完底時候了。人能充

無受爾汝之實，人能擴充那不受人「你啊」輕穎底的呼喚，而仁不可勝用也。完底時候了。人能充

無所往而不爲義也。那就無論到什麼地方去，都不會不做義的事了。士

未可以言而言，作爲一個士，和人說話，沒到可以說底時候便說，是以言飭^{音添}之也。飭之，便是想把話去探取別人的意思。

○意可以言而不言，反之，到了可說的時候，而又不說；是以不言飭之也。這就是想拿不說的態度去探取別人的意思。是皆

這兩種行爲，實在都是小偷一類啊。——孟子盡心下

穿窬之類也。」

孟子既以仁義爲道德之基礎，是以鄙棄言利，當其進見梁惠王也，王以孟子不遠千里而來，其將有利於梁國乎？孟子力言利之爲害，有弑君奪國之危，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質之外誘，人欲之私也，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必即得，而害已隨之。所以未有仁而遺其親，亦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惟當時之人，惟利是求，而不知有所謂仁義，故宋牷欲勸秦楚罷兵，亦以利爲言。孟子稱其志固大，而以利爲號召，則期期以爲不可，必也以仁義進言，使

秦楚之君臣與人民，以及三軍之士，皆知仁義之可貴，而翻然變計，以仁義相交接，其國未有不興旺者。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就是魏侯，名罌。因爲建都大梁，所以又稱爲梁。孟子遊歷到梁，和惠王相見。

王曰：「叟！老人。不遠千里而來，你這樣不怕千里遠的路程，來到這裏。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孟子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王曰：「君王何必說利呢？我梁國有利麼？孟子對曰：」

何以利吾國？

怎樣能使我的國家有利？

大夫曰：「大夫也。」

何以利吾家？怎樣能使我士庶人曰：」

何以利吾身？

怎樣能使我

上下交征利，似此上上下下都

在互相奪利，而國危矣。那這一國就

萬乘之國，

所以擁有萬輛兵

兵車底國，

弑其君者，那弑死它的

君的人。

必百乘之家。

一定是擁有百輛兵車底家。

萬取千焉，

從萬分

千分千取百焉，

從千分當中

不爲不多矣。

這也不算不

多的了。

苟爲後義而先利。

如果只把私利放在前面

而不把公義放在後面。豈於豔反。不爭

奪就不能滿足。

不爭的了。王亦曰仁義而已矣！」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我沒有聽說過講仁的人，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會拋棄他們的父母的人，未

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說仁義罷了，說

必曰利。」

爲什麼要說到利。【註】這一章是孟子拿仁義二字，打破當時諸侯的主要思想。

——孟子梁惠王上

宋經口莖反將之楚，

一個姓宋名經的人，將要到楚國去。

孟子遇於石丘，在石丘地方。

曰：「先生

將何之？」

宋先生，你到那裏去，你

說。宋經

我聽說秦楚兩國正在醞釀戰爭。

我將見楚王

我想去見說同，而罷之；

勸說他罷兵。

楚王不悅，意我的話，不滿

我將見秦王，我再去見

罷之。

也勸說他罷兵。

這兩個國王裏面，我想總有一個會和我的意見有遇合罷。

曰：

孟子說。

我請無間其詳，也不必要

問詳細，只願聽聽你勸說的大旨。

說之將何如？」

曰：

孟子說。

：宋經

我將言其不利也。」我預備解說兩國戰爭，毫無實際利益。

曰：「孟子說。

，先生偉大，先生之號則不可。

但先生所號召的理由卻是不可以的。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

國王，

那末，這些

三軍將士，

樂音洛下同。

罷而悅於利也。

也是爲了利纔樂。

爲人臣者，以此停戰的了。

之士，

那末，這些

樂音洛下同。

罷而悅於利也。

也是爲了利纔樂。

爲人臣者，以此事其君；

懷著利的思想去事奉他的君上；

爲人子者，做人的兒

事奉他的父親；

爲人弟者，做人的弟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

懷著利的思想去事奉他的哥哥；

是君臣父子兄弟，這就是使全國裏面的

兒子、哥哥和弟弟，終去仁義，完全拋棄懷利以相接，大家都懷著利的想去互相交接了。然而不亡者，還不亡

國的未之有也。是從來沒有的事。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假使先生拿仁義去勸說秦楚兩國的國王，秦楚之王

悅於仁義，喜歡那仁義，以罷三軍之師；就此停止三軍師旅底出動。是三軍之士，那末，這些

樂罷而悅於仁義也；也就是爲了仁義而樂於停戰的了，爲人臣者，做人臣的，懷仁義以事其君；

懷著仁義的思想去事奉他的上君；做人兒，懷仁義以事其父；懷著仁義的思想去事奉他的父親；

做人弟的，懷仁義以事其兄；懷著仁義的思想去事奉他的哥哥；是君臣父子兄弟，這就是使全國裏面的君上和臣下、父親和兒子，哥哥和弟弟去利的觀念，都拋棄了利。懷仁義以相接也。去互相交接了。然而不王者，稱王天下的，能未

之有也；也是從來沒有的事。何必曰利！」爲什麼定要說一個利字呢！——孟子告子下

重利輕義，爲孟子所不取，故鷄鳴即起孳孳爲利者，孟子斥其爲盜蹠之徒，惟孳孳爲善者，始許其爲舜之徒也。

孟子曰：「鷄鳴而起，鷄叫的時候，孳孳爲善者，勤勉地做舜之徒也。這是類的人。鷄鳴而起，起身，孳孳爲利者，勤勉地謀利益，跖之徒也。那是盜蹠一類的人。欲知舜與